

後漢書注補正

自序

予少學讀史兩漢並治近二十年專治班史遂未旁及然舊所讀後漢書本書眉行間條綴件繫染墨畧徧不忍割舍取其考證不甚誤者寫出之得二百餘條屬好友李蕓客及門朱蓉生繆筱珊悉心覆勘薙去襲複數十條約成一冊一日筱珊過余復取案頭書閱之手指若干條曰是皆可存先生胡忍棄之予笑曰是買菜也而求益乎筱珊固以請重違其意爰再加別擇又得若干條成書八卷名之曰後漢書注補正正本注之失正劉氏刊誤之有誤者補惠氏補注之所未及亦間正其有誤者其餘各家所校有歧舛者亦及之常念章懷以儲副之崇策府人才之盛殫心萃力專注此書宜乎精贍周密顧反不逮師古之注班書成於一人之手者蓋唐

以前注班書者十數家范書則寥寥音訓兩三家而已雖梁劉昭集後漢同異注范史一百八十卷吳均注范史九十卷而隋志未著錄恐唐初已亡之或謂章懷注本之諸家皆臆度無據之語也第其時所招集賓從自張大安以下七人胥錄錄庸下無一著作才難以副承華之選而成中秘之盛業然章懷於千載下尙留此一編附范書以行俾讀書好古之儒得藉以闕尋而遞加糾訂言立不朽視顏注如駿之靳則回想其瓜摘抱蔓時誠不如仰屋著書之一日也光緒八年壬午孟秋月長沙周壽昌自識於京邸之小對竹軒

後漢書注補正卷一

長沙周壽昌學

光武帝紀

光武帝紀上下兩卷壽昌攷本書東平憲王蒼傳永平十五年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蒼班固傳顯宗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此卽固奉命撰者也蔚宗此紀不知尙本之否

素結輕客

光武本紀然獨念兄伯升素結輕客壽昌案紀前云兄伯升好俠養士齊武王續傳云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此皆伯升結客之證惟輕客二字頗費解或卽剽輕之輕也前書王商傳遣票輕吏徵求人罪千乘貞王伉傳中

此本紀化中五
化也其文与花大
各相同

常侍鄭颯中黃門董騰并任俠通剽輕楊終傳貽書戒馬廖曰而要結輕狡無行之客劉陶傳於是剽輕劍客之徒卽是此輕客陰興傳雖好施接賓然門無俠客若輕客更下於俠客矣

更始元年

馮浩云案張衡傳衡條上司馬遷班固所敘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又言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爲其將然後卽真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書數上竟不聽可知今紀所載更始元年二年亦范史承用張衡之說改定者非班固等所撰本紀舊文也惠棟補注亦同此論壽昌案袁宏後漢紀已書更始元年二年於建武元年之前宏習人先於范史卽承用張衡之說改班固等舊文亦發之自袁非始於范也

二月辛巳

壽昌案更始元年正月甲子朔則辛巳當正月十八日二月不得有辛巳也而本書劉元傳袁宏後漢紀通鑑俱作二月辛巳與此同惟皆書正月無甲子朔三字考前書王莽傳作三月辛巳朔惠棟補注轉謂三月爲誤蓋未審也又考正月爲甲子朔卽三月辛巳亦不得爲朔疑甲子朔三字爲誤入或因建武二年正月甲子朔先誤衍於此也

三月應是四月

三月光武別與諸將徇昆陽壽昌案前書王莽傳作四月

巨無霸應作毋

時有長人巨無霸壽昌案前書莽傳曰更其姓曰巨毋氏謂因文毋太后而霸王符也毋毋字近此無字應作毋

負戶而汲

城中負戶而汲惠氏棟補注言戶內穿井壽昌案此說非也
戶門扇也所以避弩矢之亂發也通典一百五十八卷作負
輶卽負戶意是負之而汲以避弩矢也

敢死

光武紀迺與敢死者壽昌案敢死謂敢前死鬥也若竟死何
取於敢乎注作果敢而死於義九隔

反側子

令反側子自安注反側不安也詩國風曰展轉反側壽昌案
當引大雅無反無側荀子王制篇反側之民職而教之須而
待之作證引詩關雎語義不合

幾爲虜啗

光武顧笑謂耿弇曰幾爲虜噬壽昌案袁紀王撫王豐肩曰
幾爲賊所突此與饒陽時徐還坐請見邯鄲將軍同一作用
然突字亦情實也惠氏補注引袁紀作幾爲賊所笑恐是誤
本不如突字義長

今此誰賊

今此誰賊而馳騫擊之乎注誰謂未有主也壽昌案誰賊卽
前書三老董公所謂明其爲賊敵乃可服之意也馬武意以
帝卽尊位則天下知彼爲賊而以心之向背定矣不然彼此
等夷稱亂爲誰之賊而擊之乎此正激帝稱尊之語注意近
是特未甚明晰顧氏炎武以爲非而取陳仁錫言何等賊易
與耳不煩擊也云云意竊未安

發掘園陵

發掘園陵注園謂塋域陵謂山墳壽昌案園謂諸王公妃嬪
塋域陵謂帝后山陵

蒼頭

彭寵爲其蒼頭所殺注秦呼人爲黔首謂奴爲蒼頭者以別
於良人也壽昌案秦時蒼頭不必盡呼奴也前書陳勝傳蒼
頭軍應劭注曰侍軍皆著青巾故曰蒼頭服虔曰蒼頭謂士
卒青帛巾此或亦令奴著青巾不但空呼此名也

有事

六年夏四月遂有事十一陵注有事謂祭也左傳曰有事於
太廟壽昌案係在左傳文公二年事經作大事於太廟禮禮
器云昔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禋宮晉人將有事
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

林皆以有事爲祭之稱也

注杜預下脫注字

及爲青徐所畧爲奴婢下妻注杜預左傳云不以道取爲畧
壽昌案預下脫注字

治所爲都

九年復置護羌校尉官注以牛邯爲護羌校尉都於隴西令
居縣案左傳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若據此注言凡
治所皆可曰都矣

里君

十二年封爲歸漢里君壽昌案里君猶鄉侯亭侯之類既列
爲君自不比里魁之賤役耳

諸姬注

十五年同姓諸姬並爲建國注左傳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壽昌案周同姓建國甚多注引左傳云特畧不如不注之爲得蓋不勝其注也

青巾左校尉

改青巾左校尉爲越騎校尉壽昌案此應是著青巾如蒼頭軍特因蒼頭爲家奴稱故直呼爲青巾以別之耳

東巡狩詔

三十年春二月東巡狩幸魯進幸濟南續志詔羣臣請封禪者云卽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末云何事汙七十二代之編錄通鑑全引之在東巡下東觀記詔曰災異連仍日月薄食百姓怨歎而欲有事於太山汚七十二代編錄以羊皮雜狐裘何強顏耶詔語尤詳范書均未載

中元元年

東觀記稱三十二年四月後改元中元始稱中元元年

劉貢父駁多一無字

二年遺詔有曰刺史二千石長吏皆無離城郭無遣吏及因郵奏劉攽曰案文多一無字光武崩諸侯有奔喪之義光武從事簡約既勅刺史二千石無離城郭又不得遣吏及因郵奏事不近事情明此多一無字無疑蓋凡弔喪及赴葬皆遣吏及因郵也廉范傳肅宗崩廬江嚴麟奉章云云此則遣吏之證壽昌案東觀記詔云無遣吏及因郵奏與此詔意同則此無字非多也大抵光武因中興之初民心甫靜不欲以國喪煩動官吏免其奔赴弔唁並非不許郵奏民事也至廉范傳則云肅宗崩范奔喪敬陵廬江郡掾嚴麟奉章弔國俱會

於路時范爲蜀郡太守且離城郭矣劉引證亦未全又齊殤王子鄒鄉侯暢奔弔國憂亦明帝時事足證光武一時權詔非爲定制故肅宗時已不奉行考古禮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見左傳定公十五年然在春秋時已不能行後世疆臣出境非詔不行朝廷以疆事爲重更不令行奔赴之禮矣

緯文宜作緯天

深畧緯文吳氏仁傑曰文選作緯天當從文選爲是惠氏棟云案文與下羣雲爲一均聲不應改作天字吳說非也壽昌案天字與上甄字亦均聲吳說似未盡非蓋天字較文字於義爲勝也

明帝兩諱存一

顯宗孝明皇帝諱莊壽昌案東觀記建武四年五月甲申皇

子陽生上以赤色名之曰陽袁山松後漢書曰帝諱陽一名莊字子麗范史直書曰諱莊而不載其原名者以陽字不能兩諱且於建武十九年本紀內已書改名莊也

同產應屬同父說

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同產子壽昌案子己子同產同父兄弟同產子同父兄弟之子也若如注云同母兄弟豈同父異母不得爲同產乎

朝陵始於明帝

明帝紀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於原陵如元會儀注漢官儀曰古不墓祭秦始皇起寢於墓側漢因而不改又云天子以正月上原陵壽昌案此天子上陵之始也本書禮儀志補注云謝承書曰建寧五年正月車駕上原陵蔡邕

爲司徒掾到陵謂人曰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禮始爲可
損今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不可易舊太傅胡廣謂然宜
載之以示學者邕退而記焉壽昌考古不墓祭一言邕於禮
經必有所受今不可考矣第考史記武王上祭于畢注馬融
曰畢文王墓地名也孟子東郭瑯間之祭者禮記子路謂顏
淵曰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韓詩外
傳曾子曰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也是自周以來墓
祭皆有徵魚豢謂孝明甚違古不墓祭之義是泥古而未詳
稽於古也

玉杖非王杖

明帝紀永平二年注扶玉杖惠棟補注云當作王杖壽昌考
周禮伊耆氏掌王之齒杖鄭注謂年七十當以王命受杖今

時亦命之爲王杖此惠補注所本也然案章懷注是引續漢志志本文實作扶玉杖不得以禮鄭注強改續志原文也本書禮儀志民年七十者授之以玉杖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尺王杖凡屢見華嶠後漢書嘉平中袁逢爲三老錫玉杖亦不作王杖

李躬桓榮

永平二年詔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尙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其身袁宏後漢紀詔五更桓榮以尙書教朕十有餘年周頌曰視我顯德又曰無德不報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東觀記榮傳詔曰五更沛國桓榮以尙書授朕十有餘年詩曰日就月將示我顯德行其賜爵關

內侯食邑五百戶詔書三處微不同惟本書及袁宏皆稱食
邑五千戶東觀記云五百戶疑東觀記得實觀前書張禹傳
成帝卽位徵張禹鄭寬中皆以師賜爵關內侯寬中食邑八
百戶禹六百戶後禹拜相封安昌侯始益封四百戶此皆以
帝師封關內侯無食邑數千戶之證也胡三省疑詔獨言桓
榮不及李躬惠棟補注謂是省文壽昌案非省文榮授帝經
十餘年自有師傅之恩故特封之不能及躬至祿養終身則
詔并逮躬矣躬常山人見東觀漢記本書無傳

四姓小侯

九年爲四姓小侯開立學校置五經師注云以非列侯故曰
小侯禮記曰庶方小侯亦其義也壽昌案曲禮庶方小侯鄭
注謂戎狄子男君也正義云小侯謂四夷之君爲牧者也樊

郭陰馬四姓侯俱拜國封爵與列侯等非四夷比與注引禮記義不合小侯疑是幼少之稱論語皇侃疏小童幼少之目也書康誥小子封孔傳云稱小子明當受教訓正義云以稱小子爲幼弱故明當受教訓此稱小侯義亦如之立學校置經師正受教訓之事也蓋帝以二年陰豐殺其妻鄭邑公主因慮貴戚子弟失教無學動罹禍敗故特爲勵學置師俾明理道年長者無可教擇其幼少而應嗣侯者教之故稱小侯也馬援子防傳云防子鉅爲常從小侯注以小侯故得常從也時防封潁陰侯鉅無爵也又云六年正月以鉅當冠特拜爲黃門侍郎益知小侯爲未冠前侯家幼少之稱也

五步不誤

十八年無得起墳注東觀記曰陵東北作廡長三丈五步外

爲小厨財足祠祀永樂大典本同劉攽曰注案三丈五步不成文理當作尺壽昌案從三丈句絕則於五尺外爲小厨意亦可通不必作尺考步亦是長短之數司馬法曰六尺爲步列子湯問不盈數步釋文同知步長於尺也

賈貴人

章帝紀母賈貴人壽昌案帝王世紀帝以中元三年生於京師其母姓祕不出號其墓曰長信冢范史書賈貴人於后妃傳詳載爲南陽人且稱於馬太后既崩迺策加貴人賜金帛等物則所稱母姓祕不出者或尙是明德臨朝時人不敢言耳又案明德傳中云賈氏爲馬后前母姊女則賈於馬固私親鑿鑿可據

錄尙書事之始

其旨意爲太傅融爲太尉竝錄尙書事注武帝初以張子孺
領尙書事錄尙書事由此始惠棟補注云陶藻職官要錄尙
書有錄名自此始因是以來每帝初卽位輒置太傅錄尙書
事羅泌路史引書孔傳云大麓卽大錄桓譚新論以爲麓領
錄天下之事若今之尙書然蓋自漢以來有是說矣是以章
帝置太傅錄尙書事羅萃曰錄尙書事自牟融始宋百官志
云成帝初王鳳錄尙書事章懷注以爲始于張子孺皆誤也
西京無錄尙書止有領尙書平尙書事鳳止領尙書事爾壽
昌案注云武帝初以張子孺領尙書事錄尙書事由此始是
亦云張子孺止領尙書若錄尙書則由此始章懷注并不誤
惠氏自誤讀耳又案范史以趙熹爲太傅牟融爲太尉並錄
尙書事意在融前不得置熹而單舉融且後此錄尙書事者

皆太傅此之拜太傅者止是憲而非融羅萃云自牟融始者亦誤通鑑注引沈約曰漢東京每帝卽位輒置太傅錄尙書事薨輒省案沈云漢東京下應云自章帝後始合明帝嗣位尙無此制也

雅應作予

章帝紀正雅樂 殿本考證云雅來本作予王應麟困學紀聞曰文選東都賦作正予樂五臣改作雅樂壽昌案毛本作正予樂考明帝紀三年秋八月改大樂爲大予樂注引尙書璇璣鈴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故據以改之東觀記作詔引尙書璇璣鈴云其改郊廟樂爲大予樂毛本作予字是也

白虎通

建初四年紀十一月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
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奏議注今白虎通壽昌案隋書經籍
志白虎通六卷舊唐書藝文志白虎通六卷漢章帝撰新唐
書志白虎通義六卷班固等撰班固本傳天子會諸侯講論
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據本紀當名白虎奏議
此注云今白虎通與隋志同無撰人姓名是也凡官書自古
以官崇者領銜書名時固官元武司馬不能與侍中並列故
本紀無名而傳特詳之後世以白虎通德論當白虎通殆非
也

注大雅應作周頌

七年詔肅雍之臣辟公之相注詩大雅曰有來雝雝云云惠
注引逸齋詩補傳曰賢之此注豈韓齊魯三家以頌爲雅耶

雅頌皆嘗亂矣孔子刪詩然後雅頌得所賢復欲亂之耶壽昌謂此注大雅二字或出一時誤寫勘正作周頌可也似不必發此大議論

徙江陵王下不應增入廣平王

元和二年夏徙江陵王恭爲六安王 殿本考證徙江陵王恭爲六安王句下云何焯校本增廣平王羨爲西平王八字今諸本俱無存以備考壽昌案廣平羨爲西平王是建初七年正月己未事先乎此已十年明載紀中何氏誤增於此考證家懾於何氏之博遂誤存其說亦未暇讀范史原文耳

劇易

欲親知其劇易劇易惠氏謂病有劇易謂增劇及變易也帝欲親知民之疾苦故言劇易也壽昌案此說非也劇艱劇易

讀如本字作去聲言易也蓋欲知民俗之艱劇與平易也觀太公六韜曰知人饑渴習人劇易則劇易爲對待字可知不當如惠氏云云也考三國志呂蒙傳孫權云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亦以難易爲言

正月誤二月並三月

和帝紀章和二年二月壬辰卽皇帝位壽昌案前章帝紀正月壬辰帝崩此作二月誤又壬辰至癸卯僅十二日安得云三月癸卯知三字亦誤也

界字義同訖

界惟人面壽昌案界承上殊俗方表而言凡中外疆界所極俱以界統之人面猶人類卽凡有血氣者之語也章和元年詔作訖惟人面此作界爲人面訖卽聲教訖于四海之訖亦

界字義也蓋當時有此語

徒非從

永元元年其徙出塞者刑雖未竟皆免歸田里劉攽日案遷徙者不可投之塞外明此徙字是從字壽昌案此皆刑徙非遷徙也玩下語自明劉氏說誤

磬誤磬

永元二年遣副校尉閻磬討北匈奴案磬字 殿本監本俱作磬實憲傳西域傳作整整因磬音同而譌磬因磬字形近而譌也毛本作磬爲是

宋由卽宋繇

四年太尉宋由坐黨憲自殺案章帝紀元和三年宋由作宋繇繇本古由字此傳寫參差也袁紀作宗由宗近宋字故誤

也考由爲宋去弟嵩之子見宏傳

錄尙書事注誤

大司馬尹睦爲太尉錄尙書事注錄尙書自牟融始也壽昌案牟融當作趙憲說見前考憲傳云錄尙書事融傳云與憲參錄尙書可益證注之誤

幸洛陽寺錄囚

六年秋七月京師旱丁巳幸洛陽寺錄囚徒舉寃獄收洛陽令下獄抵罪司隸校尉河南尹皆左降未及還宮而澍雨東觀記云秋七月京師旱幸洛陽寺錄囚徒舉寃獄未還宮而澍雨無收洛陽令一事袁紀云七月京師旱車駕親幸洛陽寺省錄囚徒於是大雨考酷吏周約傳永元六年夏旱車駕自幸洛陽錄囚徒二人被掠生蟲坐左轉騎都尉時紉官司

隸校尉也張奮傳永元六年代劉方爲司空時歲災旱祈雨不應奮口陳時政明日和帝召太尉司徒幸洛陽獄錄囚徒收洛陽令陳歆卽大雨三日知紀所云洛陽令是陳歆司隸校尉是周紆也

貢荔支始自漢

元興元年舊南海獻龍眼荔枝壽昌驛貢荔支不知始漢何時史曰舊則非自和帝始可知帝省後不知何時復置

唐子三十卷不傳

時臨武長汝南唐羌縣接南海乃上書陳狀羅泌曰唐羌本名堯後人惡其僭而改之壽昌案據史則其人亦上流所著唐子三十卷必有可觀惜其書久佚不傳也

又案前漢已有趙堯王莽急款

章有郁堯舜堯禹湯尤爲僭也漢初周文亦合名姓而僭稱之

詔中禮字可省

殤帝紀朕且權禮佐助聽政考證云禮字疑有誤宋本無禮字亦不成句姑仍監本壽昌案毛氏承宋本亦無禮字似爲得之就文義亦復諧不必定四字成句也

史書本五十五篇

安帝紀好學史書注周宣王大史籀所作之書也凡五十五篇王鳴盛曰案藝文志史籀十五篇此云五十五上五字衍壽昌案藝文志漢興閭里書師合倉頡七章秦相李斯作爰歷六章秦車

府令趙高作

博學

秦太史令胡毋敬作

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

李斯作

爰歷六章秦車

章并爲倉頡篇案此正安帝所學之史書也五十五章與注正合文字雖多取史籀但當云倉頡篇不得竟注爲史籀之書也王以上五字爲衍亦誤前書藝文志注史籀大篆十五

篇建武時亡六篇則此時籀書僅得九篇清和王慶傳帝生
母左小娥善史書此帝學所本也

八月下應書辛亥

安帝紀八月殤帝崩壽昌案八月下應有辛亥二字緣帝是
當夕卽位癸丑作策命是越二日也

八月事未列九月

惟延平元年秋八月癸丑又九月庚子丙寅壽昌案由下永
初元年春正月癸酉朔逆推之則此紀月日多舛互計八月
當爲癸卯朔卽中有小盡三月則當爲丙午朔癸丑爲初八
日丙寅爲二十一日不得到九月疑九月字有誤故庚子辛
丑己未日辰顛倒錯出也

庚子辛丑己未誤出

九月庚子辛丑己未壽昌案此三日以日厯推之皆誤也考
殤帝崩日爲辛亥越二日癸丑策命安帝辛亥至庚子凡五
十日九月庚子在先卽不能有丙寅且庚子辛丑後更安得
有己未也庚子辛丑疑是庚申辛酉之誤己未則全誤耳

賜河南尹誤

永平二年皇太后幸洛陽寺及若盧獄錄囚徒賜河南尹廷
尉卿及官屬以下各有差壽昌案鄧皇后紀云親幸洛陽寺
錄冤獄有囚被誣卽時收洛陽令下獄抵罪則安得有賜河
南尹及官屬等事耶此紀誤宜從鄧后紀

三年喪服廢置

元初三年冬十一月初聽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而建
元元年冬十一月復斷大臣二千石以上服三年喪相距不

過五年也考劉般傳云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由是內外眾職並廢喪禮元初中鄧太后詔長吏以下不爲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議者謂不便劉愷獨持論太后從之陳忠傳云元初三年有詔大臣得行三年喪服闋還職忠上言太后從之至建光中尙書令祝諷尙書孟布等奏以爲孝文定約禮之制光武絕告寧之典忠復執爭宦豎不便之寢忠奏而從諷布議遂著於令卽此事始末也迨桓帝永興二年紀二月初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服永壽二年正月月初聽中官得行三年服延熹二年三月復斷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相距不過四年也至是終漢世大臣喪服之制遂廢不講矣

乙酉日誤

延光四年乙酉北鄉侯卽皇帝位壽昌案乙酉疑是乙亥之誤旣以辛未定策立之恐不能遲至十五日始卽位也

少帝不書崩

十年辛亥少帝薨案少帝雖卽位八月未御殿謁廟歿葬以王禮故不書崩也

丁巳爲初四日

順帝紀十一月丁巳壽昌案延光四年十月辛亥少帝薨據孫程傳辛亥爲十月二十七日丁巳距少帝殂七日程等於十一月二日謀立帝四日夜遂迎帝卽位其十月爲小盡越四日爲丁巳也時太后秘不發表閉宮門自守故虛帝位七日

黃尚字伯河無脫字

三年黃尚爲司徒注黃尚字伯河南郡邳人也侯康後漢書補注續云周舉傳作字河伯此脫一字壽昌案此侯氏誤讀也尚字伯河句南郡邳人也句邳爲南郡屬縣非屬河南郡周舉傳伯字上行一河字也今殿本已刊正侯所據尚是誤本

東城不入續地志

質帝紀九江賊徐鳳等攻殺曲陽東城注東城縣故城在定遠縣東南王鳴盛云東城縣屬九江續志無此縣今據此紀及志則似後漢實有此縣矣壽昌案續志以順帝朝版籍爲斷此或先已并省質帝後又復之故續志無此縣也漢末如此者甚多

漢官無儀字

本初元年各合隨家法注漢官劉攽曰注漢官左右中郎將案文少一儀字壽昌案漢官本書名無儀字隋書經籍志漢官五卷應劭注又見前書本書續志補注及唐六典諸書所引若應劭所撰漢官儀十卷別一書前書宣帝紀顏注引丁孚漢官北魏書元子思傳有云蔡氏漢官則是蔡質漢職儀外又有漢官一書也

博陵郡

桓帝紀延熹元年六月分中山置博陵郡以奉孝崇皇園陵注故城在今瀛州博野縣壽昌案博陵前漢蠡吾縣屬涿郡本初元年桓帝追尊皇考蠡吾侯翼爲孝崇皇陵爲博陵新唐書地理志博野下云後漢分置博陵縣後魏改爲博野是博陵先置縣四戶一萬安平饒陽南深澤安國考安平南深

澤饒陽皆屬安平國惟安平屬中山則紀云分中山者僅此一縣或晉之博陵郡別有省併耶漢博陵太守孔彪碑爲靈帝建寧四年立碑陰有故吏博陵屬之博陵縣某高陽縣某是博陵縣外又有高陽無饒陽又案晉地理志序云桓靈頗增於前復置六郡注云桓高陽高涼博陵靈南安鄱陽廬陵檢郡國志并無此六郡名高陽爲河間屬縣鄱陽廬陵爲豫章屬縣高陽爲合浦屬縣博陵卽蠡吾縣地志之版籍斷自順帝止桓靈以後廢置皆未載僅博陵改郡一見於此紀耳晉志博陵郡外有高陽國注云晉武置南安郡注云漢置鄱陽郡廬陵郡高涼郡皆注云吳置皆承漢末之制也

左棺祠老子

八年春正月遣中常侍左棺之苦縣祠老子壽昌案棺已封

上蔡侯上蔡屬汝南郡時愴之弟左敏方爲陳留太守苦縣屬陳國與陳留上蔡皆接壤故特遣左愴以便其游省也

黃龍見衍見字

己酉南宮嘉德署黃龍見千秋萬歲殿火壽昌案續五行志無黃龍見但云南宮嘉德署黃龍千秋萬歲殿皆火則黃龍是殿名見字爲衍也又考志云靈帝中平二年南宮雲臺災延燒嘉德和歡殿是嘉德先爲署靈帝時稱爲殿也張衡東京賦曰九龍之內實曰嘉德注九龍嘉德殿在九龍門內

僞司隸校尉樊陵河南尹許相

靈帝紀中平六年八月司隸校尉袁紹收僞司隸校尉樊陵河南尹許相及諸閹人無少長皆斬之案五年正月永樂少府樊陵爲太尉六月罷二年光祿大夫許相爲司空三年相

由司空爲司徒五年罷此時何進以紹爲司隸校尉王允爲河南尹進被殺中常侍張讓段珪矯詔以陵爲司隸校尉相爲河南尹紹與叔父隗又矯詔召陵相斬之大亂之際政令無常皆係矯詔特袁紹事幸成遂目陵相爲僞耳

殺應作弑

獻帝紀九月董卓殺皇太后何氏案下初平元年正月董卓殺宏農王建安十九年十一月曹操殺皇后伏氏此三殺字皆宜正作弑史筆之嚴全恃此字不得以古殺弑兩字多相混遂不加勘正也

一歲三赦

初平三年五月丁酉大赦天下袁紀作丁未通鑑考異云是年正月丁丑大赦及李傕求赦王允曰一歲不再赦然則五

月必無赦也壽昌案五月再赦范史必非誤時賊臣造亂政令不自朝廷雖允有不再赦之言催擁兵在外何難矯詔故五月大赦六月己丑復大赦天下是時詔從李催出允亦何能止也一歲且三赦矣豈止再乎

初置卽是復置

建安八年冬十月公卿初迎冬於北郊總章始復備八佾舞案立冬迎氣於黑郊本後漢禮章帝紀建初五年冬始行月令迎氣樂以馬防奏請也後以亂廢至是復行之本紀又云初置司直官案漢官儀曰武帝置丞相司直元壽二年改丞相爲大司徒司直仍舊建武十一年省今復置之是皆廢而復置史書曰初猶前書宣帝紀長樂宮初置衛尉亦是復置也

十二年秋八月曹操大破烏桓於柳城斬其蹋頓注蹋頓匈奴王號何焯曰其字應衍壽昌案其字未可去蓋注明云是其王號若去其字轉於文義不顯

曹操書薨不書崩

二十五年正月魏王曹操薨三國魏志書王崩於洛陽案此書薨者范修後漢書陳書崩者修魏志也體例旣殊載筆自異

後漢書注補正卷二

長沙周壽昌學

官備不應作官備

皇后紀序汲古閣本作官備七國 殿本監本俱作官備壽昌案注始皇破六國寫放其宮室云云則作官備七國爲是案麻

光烈陰皇后紀卽案麻明旦日吉壽昌案古者以卜筮日占其吉凶至漢以來麻書具載不煩占筮也禮儀志每月朔旦太史上其月麻漢樂府焦仲卿妻古詩有日視麻復開書便利此月內六合正相應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卽此紀所云案麻也觀反支歸忌等具本書各傳注載最

明

絕寶氏婚

明德馬皇后紀白太夫人絕寶氏婚求進女掖庭壽昌案絕婚而求進女此事似相連而及豈三女中有一約婚於寶至是始絕之耶馬氏各傳不聞與寶他有婚姻事

賈貴人傳末考證誤附於馬后傳

歲給二千萬足矣考證歲給二千萬句下一本有諸史並闕後事故不知所終十一字宋本無壽昌案此十一字在此句下殊不可解細案前後文乃是下篇賈貴人傳末之文賈貴人傳於賜錢二千萬後便無究竟蓋諸史並缺後事故不知所終云云觀惠氏棟補注可見 殿本考證誤置諸此殆因此賜錢二千萬與賈貴人傳末之錢二千萬之文相蒙而誤付刊時偶未精審耳

新平主

時新平主家御者失火延及北閣後殿太后以爲已過案顯宗十一女中無封新平者或後改封也若諸王家主太后何至引爲已過

賞以財位

賞以財位何焯云位字疑壽昌案無疑也財是錢幣位自是官位所謂爵賞也如馬廖馬防之加特進馬嚴之拜將軍長史皆在太后時

息耗

實后紀數呼相工問息耗壽昌案大戴記易本命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息生也耗損也卽盛衰意注訓善惡微隔下意難問

和憲鄧皇后紀諸兄每讀經傳輒下意難問注下意猶出氣也壽昌案注意隔下意猶禮下氣怡色之謂也難問辨難詰問也

咭應音是

湯夢及天而咭之注咭音是壽昌案正韻善指切音視與砥同管子地數篇十口之家十人咭鹽莊子人間世咭其葉則口爛而爲傷荀子彊國篇是猶伏而咭天注皆音是此紀中語正與荀子同又集韻音黯廣韻同鼻息也博雅息也又集韻胡化切音吳與話同言也音義俱與此異

宮掖用紙

歲時但供紙墨而已案蔡倫造紙在永元年間元興元年始奏上此在元興前已流用於宮掖少復用札矣

塞應作塞

崇晏晏之政注尙書考靈燿曰文塞晏晏壽昌案攷靈燿文
塞晏晏第五倫陳寵傳注俱引之又邴壽傳傷塞晏之化注
引鄭注云道德純備謂之塞寬容覆載謂之晏此注塞作塞
古今字異也究作塞爲是 殿本監本俱作文基晏晏非是
祐應作祐

而薄祐不天壽昌案薄祐之祐宜作祐或以避安帝諱而改
也今 殿本監本俱作祐

匡皇后

孝崇匡皇后紀乃就博陵尊后爲孝崇皇后案后始制於梁
太后繼復爲梁冀所制雖子登帝位始終未得供養於京師
也

長社益陽加封

長社益陽二長公主案二主是孝崇區皇后之女也因桓帝立而加封縣主

鄧后以酖自殺

桓帝鄧皇后紀八年詔廢后以憂死案五行志云二月癸亥鄧后坐酖上送暴室令自殺則非但以憂死也

父諱武

桓思竇皇后紀父諱武王會汾曰下文有太后父大將軍武句此處不復須注且后父亦不當言諱也明是後人添入今照从宋本刪顧炎武曰諱字衍今案明監本各舊本俱有父諱武三字惟 殿本無之蓋照宋景祐本刪去且本兩家說也壽昌案此諱字非衍是因上有諱妙之諱字隨筆誤書未

及改正若謂因下有太后父大將軍武云云此處不復須注則此三字在前正以立案也更不宜刪

從曾孫

宋后紀肅宗宋貴人之從曾孫也劉攽曰案宋貴人安得有從曾孫姓宋者當是漏一父字壽昌案母之姊妹稱從母子稱從子其曾孫輩行亦可稱從曾孫猶今俗婦稱母家之姪孫姪曾孫無異稱不能於其中加一父字也惟但稱曾孫則無有姓宋者耳

何后書弒

王美人傳董卓因進醖弒而崩壽昌案此書弒益徵獻帝紀書殺之爲傳刊誤非范氏原書也

王美人應稱靈懷皇后

王美人傳於是有司乃奏追尊王美人爲靈懷皇后改葬文昭陵儀比敬恭二陵敬章帝陵恭安帝陵也據此應稱靈懷王皇后不比賈貴人虞美人俱未追尊置陵也而安帝生母左小娥無傳僅附於清河王慶傳中數語稱左姬而已

景初是景元誤

獻穆曹皇后紀魏景初元年薨案景初是魏明帝紀元后尙存常道鄉公紀元爲景元后實薨於其元年

公主兩條

顯宗十一女傳皇女惠永平十七年封武安公主安帝尊爲長公主壽昌案來歷傳延光元年尊厯母爲長公主是殤帝卽位紀元非安帝

和帝四女傳皇女利元年封臨穎公主案下降賈建時已在

安帝元初元年封臨潁長公主

齊宣誤梁惠

劉聖公傳緣木求魚注孟子對梁惠王曰案梁惠應作齊宣

卒吏

劉盆子傳屬右校卒吏劉俠卿劉攽曰案吏當爲史說見上
壽昌案赤眉當日不過羣賊耳其稱名隨意創造未必定詣
漢制卒吏之稱宜亦有之觀下號曰牛吏尤爲吏字實據豈
可亦曰牛史之誤耶

識命

王郎傳識命者郎中李曼卿注識命謂知天命也壽昌案識
命者若今所謂算命人王郎自詭明星辰故引李曼卿以自
重也章懷注似誤

郡字不可去

劉永傳遂招諸郡豪傑 殿監各本無郡字案下永署沛人周建等爲將帥又遣使拜西防賊帥佼彊爲將軍又拜東海董憲爲漢大將軍皆諸郡也似有郡字爲是

龐萌傳應另書

龐萌附劉永傳後不提行別書 殿監本俱提行且有龐萌傳三字題目毛本誤

駃馬少伯

盧芳傳其中有駃馬少伯壽昌案駃馬恐是胡人一種如前書地志白馬氏羌之類觀下率種人反叛可知或謂賊之譁號如銅馬青犢之稱者非也

有國

王劉等傳論若數子者豈有國之遠圖哉劉攽曰案文國上少一字不成文理蓋有經字也壽昌案明言此數子之所爲非有國之遠圖何嘗不成文理劉氏添經字亦是常調無味

同時三李育

隗囂傳殺莽鎮戎大尹前書王莽傳鎮戎大尹李育卽此被殺者也公孫述傳有李育爲將軍後降光武儒林傳李育曾事東平王蒼永平初年人凡三李育先後同時

軍師

平陵人方望爲軍師案軍中立軍師之名始此是後凡行軍皆有軍師方望甫至而囂業成更始二年望辭去而囂遂敗使望稍留囂不至降更始而背光武也望一去不再見其識似高於范增

惜其後以佐孺子嬰起兵敗而誅死不得其終也

土作

隗囂傳窮極土作劉敞曰窮極土作案文當作工凡興作不專在土也壽昌案土作卽興造土木之意舉土以該木也禮無作土功亦指土木工言土字似不必改作工

叵應音頗

帝知其終不爲用叵欲討之注叵猶遂也壽昌謂常解不可爲叵此或作頗解亦可因時尚遺書喻旨未遽討故不爲遂也

父任宜先敘

公孫述傳哀帝時以父任爲郎案傳宜云以父仁侍御史任太子舍人遷爲郎庶任字爲有根侍御史亦不能卽任子爲郎也

關西字宜重

公孫述傳又擁兵關西關西所在破散劉攽曰案文多兩關西字壽昌案關西重兩字屬下句必不可少時延岑據漢中關西之地若但云所在破散則疑漢中亦在破散之內矣故必加關西字以別之

殤作煬非本注

齊武王縝傳子殤王石嗣注殤作煬劉攽曰案殤者不成人之名今王石立二十四年不可以殤諡蓋是煬字壽昌案般本監本俱無殤作煬三字注毛本有之是因劉氏刊誤而後人加之也何敞傳仍作齊殤王注亦作殤不作煬知舊本固如是也

鼠應作鼠子

城陽恭王祉傳免歸國注鼠何敢爾壽昌案據語是晉太守之辭鼠下應有子字三國魏志王允曰關東鼠子欲何爲耶駸車志陸士衡詈盧充曰鬼子敢爾語氣正同

劉失職

泗水王歙傳茂自號劉失職注續漢志茂自號爲劉先職壽昌考 殿監各本正文亦作先職獨毛本作失職疑毛本爲是若本是先職則注何必更引續漢志以見異同乎

下辨縣名注不誤

順陽懷侯嘉傳還軍河池下辨注下辨縣名惠棟補注云武都下有下辨道班固曰邑有蠻夷曰道注以爲縣名非也壽昌案前地志云下辨道續志作下辨無道字虞詡傳自沮至下辨是後漢時已去道字矣且稱道字亦卽縣名爲武都郡

屬縣之第九尚有平樂道嘉陵道循成道皆縣名皆屬武都也惠氏既引班氏邑有蠻夷曰道之言是已明指爲邑乃謂注爲非殆亦偶未照也又案百官表云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邑字屬上讀惟續百官志云縣有蠻夷曰道非班語惠亦誤引王鳴盛引隸釋武都丞等題名有下辨道長任詩謂續志脫去道字愚謂後漢用前漢地名如崔駰涿郡安平人此是前漢地志若後漢則安平屬安平國矣博陵太守孔彪碑崔烈爲博陵郡博陵人桓帝前無博陵郡續志並無此名也卽安知非碑刻隨筆乎

平氏長公主

來歷傳子定嗣尙安帝妹平氏長公主案平氏是清河王慶之四女名直得王女皆封縣稱長公主以安帝卽位所封也

窮日

鄧禹傳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案六甲以甲子始周行一而至癸亥止故謂爲窮日禮月令日窮於次月窮於紀亦歲終云窮也

舞陰長公主

喪尙安帝妹舞陰長公主案舞陰爲清河王慶之次女名別得

隈諸侯

獨三分食二以待祠侯注引漢官儀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者位特進在三公下其次朝侯在九卿下其次侍祠侯其次下士小國侯以肺腑親公主子孫奉墳墓於京師亦隨時朝見是謂隈諸侯也劉敞曰注隈諸侯案隈當作假事在

橫被四表

橫被四表壽昌案前書王莽傳莽奏曰昔唐虞橫被四表文選西都賦橫被六合與此詔所引同又前書蕭望之傳黃霸于定國等議曰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今尙書俱作光鄭注堯德光耀及四海之外是漢時亦作光案橫有光音前書橫橋注橫音光

後漢書注補正卷三

長沙周壽昌學

莫府

吳漢傳及漢至莫府注莫大也壽昌案莫讀如幕史記李牧傳市租皆輸入莫府索隱曰崔浩云將帥理無常處以幕帟爲府署故曰幕府字當作幕

大夫字衍文

勝不相讓敗不相救注此上兩句在左傳鄭大夫公子突之詞也壽昌案大夫二字衍

勃亂

何意臨事勃亂胡三省曰勃與悖同壽昌案左傳其興也勃焉杜注勃盛也一作悖足徵勃悖古字通前書疏廣傳老諄

注諄惑也諄卽惇也

從卽縱

臧宮傳宮因從擊大破之劉攽曰案從擊無理當作縱字壽昌案劉說雖是不知從卽縱漢讀原不分兩字也朱浮傳從圍城而不救言縱賊之圍城而不救也虞延傳賓客放從言放縱也又宗果以侈從皆是前書李廣傳將數十騎從張晏曰放縱游獵也是從讀若縱觀史記廣傳作將數十騎縱可知禮記欲不可從釋文云從足用反放縱也此從擊卽耿弇傳之伏兵起縱擊但傳寫稍異耳

大意

耿弇傳光武笑曰小兒曹乃有大意哉案大意卽大志也

度卽渡

從朝陽橋濟河以度壽昌案度卽渡也前書賈誼傳猶度江河亡維楫卽此度字下文夤度河王霸傳乃令護度皆是

兇懼

城中兇懼注兇恐懼聲音呼勇反案左傳僖二十八年曹人兇懼杜注兇兇恐懼聲音凶勇反正文用左傳字章懷音訓卽用杜注但節去一兇字

蓐食

夤勅諸將皆蓐食注前書音義曰未起而牀蓐中食也案此亦用左傳僖二十八年秣馬蓐食杜注早食於牀蓐也注引音義同

先侯

耿國傳先侯愛少子霸壽昌案上疏應稱先臣其稱先侯殆

爲讓爵之故特稱侯以明之

追行喪服

耿恭傳恭母先卒及還追行喪服有詔使五官中郎將齋牛酒釋服案此卽後世百日穿孝之制也

喪服三年

姚期傳父猛爲桂陽太守卒期服喪三年鄉里稱之壽昌案期服喪在西漢末年雖時不行三年喪而如期之能服喪亦爲鄉里稱重也

相恃

王霸傳而捕虜與吾相恃壽昌案馬武恃霸之援霸軍亦恃武之助故云相恃時武官捕虜將軍

備猶防

祭遵傳當備祭遵壽昌案說文備猶慎也書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大戴記小辨篇事戒不虞曰知備邪憚傳無掩人不備備猶防也言慎防之也亦作避飽永傳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飽是也

奇衣

身無奇衣家無私財壽昌案奇衣卽禮記之所謂異服也左傳龐奇無常杜注雜色奇怪非常之服

五經大夫

奏置五經大夫考續志有五經博士祭酒秩祭酒秩六百石無大夫或奏而未行也一稱學官祭酒見劉寬傳又蘇竟傳云爲博士講書祭酒注王莽置六經祭酒秩上卿每經各一人竟爲講書祭酒

存見

存見夫人室家案謂帝臨存而召見之也前書嚴助傳使重臣臨存本書馬援傳援聞至河內過存伯春曹操短歌行越陌度阡枉用相存

頭首

祭形傳斬送頭首壽昌案頭首其酋之首也頭卽下所云賊之魁帥也凡長其曹曰頭唐書儀衛志十二行仗頭皆一人百官志勲官以疆幹者爲番頭兵志又領以都將曰都頭此頭字可類推後世猶有頭人之稱

旅卽贅

王梁傳旅力旣愆壽昌案旅力旣愆引秦誓語注从孔傳訓旅爲衆王氏鳴盛尙書後案云傳說非也旅與呂同漢書律

麻志云大呂呂旅也言陰大呂助黃鍾宣氣而牙物也是旅
呂音義同也說文呂部云呂鬻骨重文作膂云篆膂文从旅
从月鬻骨爲人身之幹所以統會諸骨故膂強則身健此良
士頭已白故不强案王梁旣乞骸骨必年已老則旅从膂訓
尤宜

張立字誤

網羅張立之情立字下注一作立案時隗囂遣辨士張立游
說光武察立所說而以璽書詔融故有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網羅云云此立字可正作立無庸注也

內黃公主

融長子穆尙內黃公主壽昌案世祖五女無封內黃者俱載
所適亦無適寶穆者或如泚陽爲東海王女此是他王女遺

其父名耶漢制王女亦稱公主惟封鄉亭不封縣而內黃泚陽皆縣名東平王蒼傳舊典諸王女皆封鄉主乃獨封蒼五女爲縣公主是也

竇勳被誅

勳亦死洛陽獄考竇固傳云父勳被誅馬嚴傳奏言竇勳受誅其家不宜親近京師而此云死洛陽獄殆議罪應誅未及服刑而先死獄中也

匈奴河水

至匈奴水上劉攽曰案匈奴水多一奴字前書匈奴去合居千里壽昌案前書匈奴傳云出合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功臣表趙破奴傳俱作匈奴河將軍其偶稱匈奴者省文也劉說不確

上德

昭銘上德注上猶至也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壽昌案上德君上之德也上云紀漢威德下云熙帝載兮振萬世皆是此意銘功而歸美於君體裁應爾注意非是

馬卽莽

馬援傳曾祖父通以封重合侯坐兄何羅反伏誅前書作莽何羅是也惠士奇曰馬前書作莽莽馬音同古文通說者謂明德后惡之改字爲莽非也壽昌案武帝至後漢光武初更八帝將一百五十年而馬通至援尙止四代恐其世系尙有未確至馬易爲莽本前書武帝紀注孟康說胡三省注通鑑引之檢前書武帝紀征和三年昭帝紀始元二年西域傳下卷俱作馬通則孟說自可信惠駁之非也

備人

如備人形案備字 殿監各本俱作偶非也玩注訓與音可知

反復勝

如卿言反復勝耶壽昌案舊始聞帝不如高祖意必喜之今聞其所不如乃如此故曰反復勝耶言若如所言不反復勝於高祖耶何焯曰高帝曠宇誠非世祖所希若吏事則王莽以吏不賦祿侵牟小民又法令數更不知所守因以致亂不得不先致意高帝時則天下方苦秦法網之密宜一切且從闕畧亦各因其時耳予案義門先生此說雖正論而伏波當時措詞意正不如此伏波特作此抑揚語以歆動鷦其說不如高帝處正帝之勝處若真謂不如豈不喜飲酒亦不如高

帝之喜飲酒爲勝耶故器亦明此意乃曰如卿言反復勝耶
伏波聞言後不再置辨意亦了然

復塞外侯王號

援皆上復其侯王君長賜印綬壽昌案塞外各侯王君長新
莽時皆貶其位號故援皆奏復之

重蒸

壽氣重蒸劉攽案文重當作熏壽昌案重蒸言下潦上霧兩
重相蒸也不必改熏

故字不誤

馬嚴傳習騎射注東觀記曰嚴從其故門生肆都云云劉攽
曰注其故門生案門生無故者當是叔字其叔門生也壽昌
案東觀記原文四年叔父援乃將嚴西云云嚴從其故門生

云云俱主援立說其字卽指援之故門生也注係截引故字句微闕

罔養

更共罔養注罔養猶依違也壽昌案罔養猶混養也毛詩中心養養孔疏云養養然不知所定卽此注訓依違之意

馬續成天文志本傳不載

續字季則案續奉詔繼班固成漢書天文志見曹世叔妻傳而此傳反不載

舉善而教

卓茂傳舉善而教口無惡言案風俗通汝南太守歐陽歙下教云蓋舉善以教則不能者勸三國魏志徐邈傳詔曰舉善而教仲尼所美顧劭傳舉善以教風化大行知漢魏以來讀

論語法師承皆如此

伏湛疏引詩語

伏湛傳湛上疏曰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之羣臣加占蓍龜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弟兄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故參分天下而有其二壽昌案湛之祖理受齊詩學於匡衡湛少傳父業此應是齊詩說也與毛傳義畧同惟毛傳仇匹也鄭箋云怨耦曰仇仇方謂旁國爲暴亂大惡者女當謀征討之以和協女兄弟之國正義云當詢謀於女匹己之臣以問其伐人之方和同女之兄弟似箋傳意微異伏引詩作弟兄與方爲韵必齊詩如此毛詩作兄弟陳奐毛詩傳疏亦改

此作弟兄然觀鄭箋及正義俱作兄弟知毛詩固如此不得妄改也

束修

自行束修訖無毀玷壽昌案前書王莽傳曰自初束修師古注曰束修謂初入學官之時蓋漢時必年十五而始入學官也故注云年十五以上

殺應作弒

曹操殺后案后伏后殺字應改作弒

殺應作篡

伏隆傳乃者賊臣王莽殺帝盜位案殺字應正作篡

司徒應有大字

祭茂傳建武二十年代戴涉爲司徒案建武二十七年始稱

司徒去大字此句司徒上無大字脫也馮勤傳司徒侯霸脫大字同

監非監伯

郭夏祖父監伯父游君并修清節不仕王莽壽昌案華陽國志曰監烏桓校尉是名監不名監伯也惠氏補注以伯字連上讀則以監伯爲名恐誤

代本名世

趙熹傳長子代給事黃門壽昌案代漢官儀及和帝紀皆作世此唐時避諱而改人名也

王丹輕侯霸

王丹傳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壽昌案君房侯霸字霸爲侯淵族子仲同之輕君房豈以君房之族父曾爲大常侍與

石顯等同流而君房又以此任子出身故不屑與之交耶

軌同宄

杜林傳今憲律輕薄故姦軌不勝注左傳曰凡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案此在左傳成公十七年軌卽宄虞書寇賊姦宄史記作寇賊姦軌集註鄭氏曰由外爲姦在內爲軌周禮秋官司刑鄭注同但軌作宄耳

買符

郭丹傳買符入函谷關注買符非真符也壽昌案符豈可以僞爲若非真符必致犯法丹豈肯蹈之買符是以錢向官吏乞請得之注謬

公孫拔非枝

吳良傳私慕公叔同升之義注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之

謚也 殿本他宋本俱作公孫拔此與監本皆作公孫枝非
是宜改從拔案阮元論語注疏校勘記衛大夫公孫枝皇本
枝作拔釋文出公孫拔云皮八反禮記檀弓下公叔文子卒
鄭君注文子衛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疏引世本亦作拔因
學紀聞亦云衛公孫發注謂公叔文子論語孔注作公孫拔
是王伯厚所見本尙作拔字養新錄云公孫文子朱註作公
孫枝王伯厚以爲傳寫之誤予嘗見倪士毅四書輯釋載朱
文公論語注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也又引吳氏程曰拔
皮八反俗本作枝誤卽公叔發乃知今世所行集注本非考
亭之舊王伯厚所見亦是誤本據此則集解集注諸本枝字
皆形近傳寫之訛又云案此疏中作枝尤誤壽昌案 殿本
考證引毛奇齡論語稽求篇以證作拔不作枝奇齡平日專

攻朱子故力闢集注而不知朱子舊本原未誤作枝也考證
又云明代國學生有罰修十三經注疏壞板者改拔作枝以
傳會朱注予案卽有此事亦必是國學生見坊行本多作枝
轉認拔爲誤字使改正不必定從朱注起見也

鄭均傳

後漢書鄭均傳兄感其言遂爲廉潔下云養寡嫂孤兒恩禮
敦至壽昌案此處無兄卒二字於文義不足東觀記曰均失
兄養孤兒兄子甚篤已冠娶妻出令別居並門章懷注引之
義較顯然孤兒兄子四字於文複晦應作養兄孤子又惠補
注引通典太宗以嫂叔無服侍中魏徵等議曰事嫂見稱載
籍非一鄭仲虞則其見必冠孔伋則哭之爲位案傳無其見
必冠事當在衆漢書也壽昌案馬援傳敬事寡嫂不冠不入

廬則事嫂必冠語相合而是馬非鄭蓋魏徵等仍引鄭均事
隨筆點綴微有誤補注可不必引也

注引謝承書有誤

趙典傳典病卒使者弔祠竇太后復遣使兼賜印綬謚曰獻
侯注引謝承書曰靈帝卽位典與竇武等謀共誅中常侍曹
節等皆下獄自殺不言病卒壽昌案傳敘病卒後弔祠贈謚
則典必非下獄自殺謝承書誤也

傳注俱有誤

蘇竟傳平帝世竟以明易爲博士講書祭酒注王莽置六經
祭酒秩上卿每經各一人竟爲講尙書祭酒壽昌案傳云竟
以明易爲講書祭酒是當講易非講尙書也前書王莽傳六
經祭酒各一人長安國由爲講易平陽唐昌爲講書俱無蘇

竟名且莽置祭酒已在新室時非平帝世此傳與注恐有誤
馮豹事與東觀記微異

馮豹傳後母惡之常因豹夜寐欲行毒害豹逃走得免東觀
記云後母惡之常因豹病夜卧引刀斫之豹正起中被獲免
此蓋各逐所聞書之記載本書微詳耳

避二鮑語

鮑永傳帝常曰貴戚且宜欽手以避二鮑案太平御覽三百
七十引漢書原脫後字鮑永辟鮑恢爲從事京師語曰貴戚欽手
避二鮑東觀記作詔策曰貴戚云云壽昌考本書作帝語爲
是不得爲京師語尤不得有詔策

鮑昱乘駝

鮑昱傳昱在職奉法守正有父風案廣博物志卷六十七司

隸校尉鮑宣子永孫昱並爲司隸及其爲公皆乘驄馬故京師歌曰鮑氏驄三入司隸再入公馬雖瘦行步工樂府詩集卷八十五所引同本傳未及此事

祗悔

郎顛傳務消祗悔注祗大也顧炎武曰祗訓大非也惠棟曰侯果易註云祗大往被陰剝所以有悔覺非復故故无大咎章懷之訓蓋本侯果壽昌案韓康伯注曰祗大也訓較侯果尤明此章懷所本

戌亥爲天門

郎顛傳涉厯天門災成戌己注云戌亥之間爲天門也傳又云詩汜厯樞曰卯酉爲革政午亥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注云天門戌亥之間乾所據者劉敞於成戌己句云戌當

作戊注云戊亥之間是也壽昌案劉說誤戊爲戌已當作何解也顛奏便宜七事在陽嘉二年爲癸酉下卽爲甲戌乙亥故云今年少陽之歲法當乘起恐後年已往將遂驚動其云成戌已則指戊寅已卯必成災也無單改戌字爲戌之理

薦黃瓊李固語皆誤

又上書薦黃瓊李固云臣伏見光祿大夫黃瓊又云瓊入朝日淺謀謨未就因以喪病致命遂志又云復怪其不時遷任考瓊傳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通鑑永建二年以瓊爲議郎永建二年至陽嘉二年只七年瓊拜議郎卽遷尙書僕射何煩顛薦其生平亦未爲光祿大夫誤一也瓊拜官已先於顛七年而謂入朝日淺誤二也瓊是時年尙壯亦無家難而謂因以喪病致命遂志誤三也瓊官議郎後卽遷擢並未降官

去職而謂其不時遷任誤四也至云天之生固必爲聖漢宜蒙特徵考固傳陽嘉二年公卿舉固對策時以固爲議郎出爲廣漢雜令是更無用顛薦而奏求特徵何也此傳語多有誤

郭解有後

郭伋傳高祖父解何焯曰解已族安得有後范之疎至此壽昌案此說非也解雖云族不過一時官刑不必盡殄其苗裔且以解當時豪俠必有感恩而藏其遺孤者范去漢未遠所見藏書必多序人世系當有所本未可遽議其疎莽何羅以謀逆被誅而馬伏波之族大興於後漢何羅罪亦在夷族者

一介

杜詩傳本以史吏一介之才注書曰如有一介臣也壽昌案

一切經音義十五引易劉瓛注云介微也虞翻易注云介纖也孟子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左傳一介行李唐王勃滕王閣序一介書生卽此似不宜引一介臣

儵應作儵

樊儵傳儵字長魚劉攽曰儵當作儵以其字與其弟名鮪合之作儵無疑壽昌案東觀記本作儵不作儵

舉孝廉限年法

上言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耆宿大賢多見廢棄宜勅郡國簡用良俊壽昌案後順帝陽平初年尚書令左雄立孝廉限年課試法云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帝從之班下郡國皆本樊儵之此言也當時儵此言顯宗

雖從之未能立法故尙不行

彬梵衍彬字

以次彬梵爲卽案下止云梵字文高無彬字東觀記同是明衍彬字蓋林旁涉梵字頭邑涉卽字旁而誤也

準唐本一作准

樊準字幼陵注準或作准是唐初已出准字或謂宋避蔡準冠準諱始用准代準稱平准務者非也案呂氏字林久部准平也與準同漢桐柏准源廟碑准則大聖是漢已出准字又不止樊準之名然漢碑中省俗寫頗多不可據卽桐柏碑中奉祀禱絜之禱字亦字書所無所謂鄉壁虛造之字也字林准字郭忠恕佩觿古今韻會皆引之玉篇及漢隸字源云準俗作准廣韻集韻並云准俗準字而正韻軫部准準兩字並

存則以准卽準之重文也

後漢書注補正卷四

長沙周壽昌學

華首

樊準傳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注皤皤白首貌也又注華首白首也壽昌案今書作番番不作皤皤皤訓白華不得又訓白明華爲黑白相雜之貌所謂蒼髮也禮玉藻大夫元華注華黃色也陳蕃傳蹇愕之操華首彌固注引新序齊宣王對閻邱卬曰夫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故世亦謂之華顛

自多

朱浮傳浮性矜急自多壽昌案自多猶自滿也注作多自取全非本意左傳君子不欲多上人

豕白頭

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壽昌案文選白頭豕李善曰未詳蓋此是俗諺也初學記二十九引東觀記卽此書語案黃河以北豕皆黑毛無白者至南方則豕多黑白相雜亦有純白者故有遼東白頭豕云云至今驗之猶然也

自捐作自損

自捐盛時 殿本考證監本作自損日知錄日損當作捐今從改壽昌案文選作捐毛本此傳亦作捐不始於顧氏之日知錄也

朱浮傳論

朱浮傳論追感賈生之論注引賈誼日云云末云焉得長者之言哉注引前書冀遂傳語惠棟日如章懷注則似以朱浮

議諷爲長者之言也然上言追感賈生云云又云焉得長者
之言也意相同恐未然也范于循吏傳序曰建武永平之間
吏事刻深故朱浮上諫書箴切峻政鍾離意亦規諷殷勤以
長者爲言而不能得其意謂二帝不能崇長者之治與此論
畧同也壽昌竊意此惜浮之明於料時事而不能保身也若
使得如龔遂有王生爲之畫策使天子得稱爲長者之言安
得卒搜帝怒而死也章懷引證是而未別加論釋故注意不
顯惠說亦誤

髻剔

馮魴傳皆自髻剔說文髻與髻同髮也類篇髻剔也剔說文
解也音惕

獲嘉長公主

柱尙顯宗女獲嘉長公主案獲嘉顯宗長女名姬柱飭子也

椽吏作史

虞延傳延率吏椽史殞於門外劉攽曰案郡有椽有史總名爲吏此宜爲史壽昌案殿本因此遂多出一吏字且改下吏字爲史也毛本作率椽吏無上吏字是舊本無誤也

王況

司徒王況辟焉注引謝承書云云考證案光武帝紀建武二十三年以陳留太守王況爲大司徒謝承書誤壽昌案此是何氏焯引困學紀聞卷十三之說考光武紀王況以建武二十七年薨謝書云永平十五年王況尙爲陳留太守又云章和元年詔以況爲司徒章懷兩引之而不明其非太疏而亦可見承書之未足信也

焦貺

鄭宏傳宏躬送貺喪及妻子還鄉里案袁宏紀曰宏事博士陳留焦貺門徒數百人當舉明經其妻勸貺鄭生有卿相才應此舉也壽昌謂宏不獨爲貺識拔貺之妻尤知之於先宜宏於貺死後報其妻子也惟傳云宏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貺則貺應爲會稽人袁紀作陳留人有異至紀作博士此作太守則袁紀述其始傳述其後也

節去七語

梁統傳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法壽昌案東觀記此兩句上無是以二字放殺作放竄下尚有是以五帝三王之刑除殘去亂鞭扑不可弛於家刑法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七

句本傳皆節去

開可

不宜開可案開啟也謂啟其端也荀子富國篇開其源卽此開字意言不宜開嚴刑之端而可其奏也

若卽或

願得召見若對尙書近臣口陳其要案若對之若卽或也是今之所謂雙請

統奏不報

議上遂寢不報壽昌案光武紀建武二年三月特詔省刑法三年詔所名捕皆不得繫五年大赦天下又詔出繫囚舉非犯殊死一切勿案五年詔三輔自殊死以下皆赦除之七年出繫囚非犯殊死皆一切勿案其罪皆十二年以前事自梁

統陳奏雖經公卿駁議上寢其言然從此終帝世無赦除之詔也

舞陰長公主

梁松傳尚光武女舞陰長公主案舞陰名義王爲世祖之長女

臨喪

梁商傳帝親臨喪案東觀記帝作誄曰孰云忠侯不聞其音背去國家都茲元陰幽居冥冥靡所且窮此傳無作誄語

口吟舌言非口吃

梁冀傳口吟舌言注謂語吃不能明了壽昌案非口吃之謂也口吟口中喁喁私聽之不絕聲審之不成句傷寒論中所謂鄭聲也舌言言出口卽斂不明白宣示所謂舍胡也皆

奸人相也

塞口

請以放弟禹爲洛陽令注安慰放家欲以滅口壽昌案放呂放也爲冀父商所親客短冀於商冀遣人刺殺之而又恐商知迺推疑於放之仇家而以其弟禹爲令注故云云然殺之則可曰滅口旣官放弟以安慰其家是塞口以泯怨也注云滅口誤

檄

皆先到冀門檄檄謝恩案百官上冀稱檄者釋名釋書契云檄激也下官所以激邀迎其上之書文也

五年再殷

張純傳五年而再殷注引周禮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云云惠

士奇曰三年五年之說周禮無文許氏說文以爲出於周禮殊不可解壽昌案許氏在漢時周禮古本尙存不能以今時所傳周禮概之也

持應作治

曹褒傳父充持慶氏禮壽昌案梁商傳注引東觀漢記商少持韓詩持字與此同蓋字本作治章懷避諱改作持治讀去聲故持亦非嫌名

奚斯頌魯

昔奚斯頌魯考甫詠殷注韓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傳云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壽昌案奚斯魯大夫公子魚也見左傳閔公二年毛詩傳云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是本言作廟此本韓詩說以頌魯爲言則云作詩也自漢魏

以來主韓詩說者頗多揚子法言公子奚斯晞正考甫班固
兩都賦序奚斯頌魯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故奚斯頌僖歌其
魯寢文選兩注皆引韓詩曹植承露盤銘序曰奚斯頌魯宋
鮑照河清頌藻披歌頌則奚斯之徒其見諸漢碑者度尙碑
於是故吏咸清廟之頌嘆奚父之詩張納功德敘庶慕奚斯
之善共論敘紀著休烈費汎碑感奚斯之義揚震碑故敢慕
奚斯之追述劉寬碑有感殷魯述德之頌綬民校尉熊君碑
公子奚斯追羨遺蹟紀前勲曹全碑嘉慕奚斯考父之善張
遷表奚斯讚魯考父頌殷揚統碑考斯之頌儀皆承襲此語
用韓詩

康成傳有誤

鄭康成傳壽昌案不爲父母羣弟所容一語此不應出之康

成後見錢氏曝書雜記云考陳仲魚元刻後漢書康成本傳無不字與唐史承節所撰鄭康成祠碑云吾家舊貧爲父母羣弟所容之語相合今本作不爲父母羣弟所容乃刻之誤此一字關係先賢不小此善本之所以可貴而善讀者必須善校也又金石萃編卷七十六所載史氏碑文及阮文達山左金石志跋語云爲父母羣弟所容者言徒學不能爲吏以益生產爲父母羣弟所容始得去厠役之吏游學周秦故傳曰少爲鄉嗇夫得休歸常詣學舍父怒之而已云爲所容儒者之言也范史因爲父怒而加不字與司農本意相反然案有元刻可證則亦非范史妄加是誤刻者誣康成而並誣蔚宗也

鄭益恩非死黃巾

元惟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爲孝廉及融爲黃巾所圍
益恩赴難隕身壽昌案本傳建安元年康成後常疾篤自慮
以書戒子益恩有云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傳未云康成惟有
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爲孝廉及融爲黃巾所圍益恩赴
難隕身案孔融傳董卓舉融爲北海相又云時黃巾復來侵
暴融乃出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融逼急乃遣東萊太史慈
求救於平原相劉備案此初平二年事據傳云云益恩赴難
當在此役時康成年六十五距建安初元益恩亡已五年矣
何能康成七十時尙有書戒之若七十兩字爲六十外櫛辭
則傳明稱建安元年且書中案之禮典便合傳家語正引曲
禮七十曰老而傳之文惟案融傳建安元年爲袁譚所攻城
夜陷乃奔山東妻子爲譚所虜康成遣子益恩赴難或卽此

時范史誤袁譚二字作黃巾耳

鄭興西歸

鄭興傳興西歸隗囂虛心禮請劉歆曰案文少一囂字壽昌案劉讚作西歸隗囂故云少一囂字竊意興因東道不通故西歸耳若云西歸隗囂則是興自投身於囂又何待囂之虛心禮請且云恥爲之屈也何氏焯亦云隗囂下疑當重一囂字說誤同劉氏

昭不必改招

昭速禍患劉歆案文昭當作招壽昌案昭明也言明速禍患也不必改作招速卽有招意

人不間於其父母爲孝

范升傳升聞子以人不間於其父母爲孝壽昌案論語何晏

集解引陳曰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
得有非間之言此傳升奏記所引則以人不非間其父母爲
言章懷注就其說引而申之古人師授各殊故立訓亦異也
與今行朱子集注義各有當何注所引陳氏當卽陳羣

簡紙互用

賈逵傳賜與簡紙經傳各一通壽昌案簡是舊傳紙是後寫
者自是遂多用紙而竹簡希矣

弟子門生

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壽昌案親受業者爲弟子轉相傳
授者爲門生見集古錄又案鄭康成傳馬融門徒四百餘人
又有高業弟子康成沒門生相與撰其問答諸弟子之詞依
論語作鄭志李固傳固下獄門生王調貫械上書證其枉及

固死陳屍於路固弟子郭亮負鐵鎖乞收固屍此足證弟子與門生有別矣

弟子代師出妻

桓榮傳注引謝承書云云榮妻無子何湯以弟子代爲去之而更娶壽昌案漢法以無子出妻爲常律若在後世駭人聽聞矣又案漢時頗多夫婦之獄如馮衍兩出其妻黃允附貴出妻妻臨出對衆詆其穢行遂被廢終世范升爲出妻所控被繫幾困於獄殆一時風氣使然榮之出妻或別有不得已非但以無子也

劉平孝母

劉平傳先敘平孝其母並不及父豈賊至時其父先已遁去耶其父既有避賊之地何以其母不隨去耶此時遭父喪不

聞其母何在或已前死也

必給

江革傳莫不必給考證必給必當作畢壽昌案必給猶定與之無或與或不與者也似不必改畢字此蓋因第五倫傳內有莫不畢給之語故欲改從一律耳

汝墳詩註

周磐傳常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嘆案韓詩外傳日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樹木欲茂霜露不凋使賢士欲成其名二親不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詩曰雖則如燬云云毛傳亦云頽赤也勞則尾赤列女傳周南妻傳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詩曰云云說與韓詩同此可補注所未及

廣平相非太守

班彪傳父稚時爲廣平太守壽昌案稚前漢書作穉廣平太守前漢作廣平相此作太守誤也漢哀帝時廣平爲國非郡有相無太守

不記其字

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壽昌案不記字注於本文蕭曹陳平董仲舒之外引衛青張釋之之類亦未備他不具論最著者如韓信樊噲張蒼周昌卽竝時之李廣賈誼史記亦皆未有字也蓋古人稱名字不甚顯或前已遺之無從補載非不暇之謂也若縣而不郡蓋郡所同也縣所獨也舉縣而郡可知非若同名之縣必載郡名始別之也

察廉

後察司徒廉注察舉也司徒薦爲廉王爲汾云案正文又注廉字上皆脫一孝字前云舉司隸茂才注司隸舉爲茂才也文法正與此同壽昌案言察於司徒知其廉注云薦爲廉亦薦其廉也若孝廉當云舉不當云察亦不得云薦也考前書敘傳班況舉孝廉爲郎稱舉不稱察班彪惟云舉茂材無舉孝廉事若有之固不應脫此事不載足徵此是察廉非脫孝字也

執易秉

班固傳蓋清廟之光輝注引詩濟濟多士執文之德壽昌案今周頌文作秉文之德此注作執義同而字異蓋唐傳本與今不同考唐石經亦作秉不作執豈章懷時與開元又異耶下傳典引對越天地者注亦引詩作秉文之德不作執唐諱

晒乘與晒同音嫌名也唐於丙之字作景可證後注引詩仍作乘者或時未得悉避或是後人回改俱未可知又案章懷當日勢有難悉避者如後楊秉之類難改人名此外因遂有避有不避耳

載記

班固傳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壽昌案樂資山陽公載記晉書十六國載記史以載記立名本於此

許少秦成

西都賦許少施巧秦成力折注未詳文選注同錢竹汀先生養新錄云漢書古今人表下中有許幼豈卽許少乎壽昌案史記范雎說秦昭王夫以烏獲任鄙之力荆成夏賁之勇注

許慎曰荆成古勇士此疑以秦昭之秦字誤加於荆成故曰秦成也

漢行

示我漢行壽昌案示我周行卽此句所本行字讀如本音漢作朝代解與周行解異孔安國論語注以周親作周朝解與此漢行同意毛詩傳於周道等句多作周朝解漢人說經喜從實處說蓋相傳家法如此

草昧

同乎草昧注引易曰天地草昧壽昌案今易作天造草昧荀爽注謂陽動在下造物於冥昧之中也鄭注造成也漢人無作天地者此注恐有誤

狷訕狂狷誤

第五倫傳不勝愚狷注狷狂狷也揚倫傳苟肆狷志注同壽昌案狂與狷是兩等人不能訓狷爲狂狷也范冉傳以狷急不能從俗陰興傳豐亦狷急注狷疾也是也

枕杜

鍾離意傳藥崧家貧爲郎常獨直臺上無被枕杜注杜音思瀆反方言云俎几蜀漢之交曰杜壽昌案方言注杜郭璞音賜集韻亦作椹謂板施於礎上柱下者博雅亦書作朶云闕也機也此爲近之於臺上枕門闌不必有俎几可枕也

公主無封侯事

東海恭王彊傳以臣無男之故處臣三女小國侯注卽婦人封侯也若呂須封臨光侯蕭何夫人封鄭侯之類壽昌案此注誤也漢制皇女封縣公主視列侯諸王女封鄉亭公主視

後漢書卷四十一 卷四十一
鄉亭侯彊長女泄陽公主適竇勳泄陽爲縣視列侯故云小
國侯也餘二女無考想亦封縣公主矣東漢並無婦人封侯
之事後東平王蒼五女皆封縣公主亦異數也

輔將

東平憲王蒼傳辱汗輔將之位壽昌案文多稱輔相此稱輔
將者時蒼自以輔政且拜驃騎將軍也故乞上驃騎印綬

少府給璧

朱暉傳東平王蒼正月朔旦入賀故事少府給璧秦禮儀志
歲首朝賀公侯璧蔡邕獨斷曰三公奉璧上殿又決疑要注
曰古朝會皆執贄侯伯執珪子男執璧漢公卿以下所執如
古禮茲云公侯璧則無所爲珪但有璧而已公侯三公之璧
想皆自備惟藩王則由少府給之也續百官志少府掌中服

御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藩王亦與中服御諸物等故少府所掌也東平王朝正當是章帝建初七年

當宜並用

誠非明主所當宜行劉攽曰案文當與宜不須並存合去當字壽昌案古人多重文以申意如尙猶愈益豈況等類不可勝數卽當宜並用亦不止此一處不必去也後何敞傳宜當克己以醜四海之心亦宜當兩字連文

張安世稱張子孺

朱穆傳近則邴吉張子孺行之漢廷王愨竝謂張安世字子孺而邴吉名安世不名者章懷避諱所改也壽昌案王說爲信觀章帝紀注張子孺領尙書事及本注益可知或謂上語遠則聖賢履之上世世字未避何也蓋太宗取名世民原相

傳有濟世安民之語故於安世名避之尤要不惜改正文也

手握兩語

太學書生劉陶等訟穆奏有曰手握王爵口含天憲八字本
書官者傳序即用此語

晏晏頌君無別

何敞傳敞奏記太尉宋由有曰明公履晏晏之純德案書文
思安安作晏晏鄭注引考靈燿云寬容覆載謂之晏漢人以
頌君上屢見本書即敞上疏亦云陛下履晏晏之姿茲頌宋
由如此固其時無語忌亦何不少加別擇也

挾同夾

挾幼主壽昌案挾與夾同即夾輔之夾也本書劉陶傳挾輔
王室亦作挾

關卽欒城

張禹傳會赤眉攻關城壽昌案關爲前漢常山郡之縣屬十二後漢改曰欒城建武初尙未改故禹祖況爲常山關長

其下亦作其居

室廬相屬其下成市毛本其下作其居壽昌案居字亦有義尤與室廬句相應也又注引東觀記曰禹巡行守舍劉攽曰案文多一守字壽昌意守舍是守田之舍卽守望相助之守也

關登

張禹傳禹以太尉兼衛尉留守注賜關登具物壽昌案史記秦趙良曰持矛而操闔戟登旁車而趨索隱亦作鈹胡三省音翕此注賜關登具物殆賜護衛儀節之物輿服志有關猪

車注魏文帝改曰闕虎車又有鳳皇闕戟注薛綜曰闕之言

亟也取四戟函車邊朱一新云案闕登當卽是駢駢駢駢後

馬遷報任安書任助秦彈劉整文內闕茸皆作闕茸說文選司

附有駢駢字蓋卽闕登之俗本書西域傳又有細布好駢駢

注引埤蒼曰毛席也釋名曰施之承大牀前小榻上登以借

闕爲之聲釋名本作榻登說文無榻字見於大徐新附古或借

音義卷三出駢壁字注云毛席也施之於壁因以名焉經文

作闕知闕

卽駢駢也